

林副會長，陳副會長，諸位同修，諸位法師，今天我們在淨宗學院，這個地方新註冊的名稱是「淨宗學院」。我們不但是與淨宗學會，新加坡、香港、台灣、美國是一體的，古人常說學佛沒有界限，沒有國家與國家的界限，沒有種族的界限，也沒有宗教的界限，我們只有同心、同願、同德、同行。所以在早年，民國二十七年，抗戰發生之後的半年，七七事變之後的半年，那個時候夏蓮居老居士還在世，他發起一個「佛教同願會」，以四弘誓願為宗旨。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只要我們一同發這個大願，就可以做這個同願會的會員。所以，這個同願會把整個佛教都包括，不分顯、密，不分大、小乘，也不分宗門、教下。

同願會有個共同的目標，那就是挽救世間的劫運，天災人禍。人禍，那個時候是日本跟中國發生的戰爭，中國八年抗戰，彼此雙方都蒙受巨大的損失，生命、財產。發動戰爭不過是幾個人的瞋恚心而已，夏老居士與佛門這些大德們，乃至於日本一些高僧大德，都深深感到遺憾，感到不幸。用什麼方法來挽救？想到最後只有用佛法，佛法如何能夠團結全世界的佛教？那就是「四弘誓願」。這個同願會理想非常好，隨著夏老居士往生之後，這個事情慢慢也就淡化、消失了。我看到這份資料，想到今天世間的災難比當時（二、三十年代那時候）不知道要嚴重多少倍，確確實實世界末日的徵兆已經浮現在我們面前。我們如果沒有高度的警覺，必然會手足無所措，前途必定是一片黑暗，不是光明，我們不能不提高警覺！

所以，它給我一個啟示，我們今天也要發起，我個人年歲大了

，不想再做這些事情，我只是有這個想法，處處告訴別人，希望在這個世間能有個「宗教同願會」，比「佛教同願會」範圍要大。結合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家、宗教的傳教師、宗教徒們，我們真誠念佛祈禱。這個同願跟四弘誓願的意義決定是相應的，言詞可以變換，我們今天祈求的是世界和平，社會安定，人民幸福。要到達這個目的，我們自己必須提高自己德行、學術的修養。提高德行的修養，那就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；提高學術的修養，那就一定要深入經藏，深解義趣。我們修學哪個宗教，一定對於自己宗教的典籍要深入，不但要深入，還要旁通其他宗教的典籍。這樣才能夠減少誤會、減少紛爭，能夠真正達到互相尊重，互相敬愛，互助合作，才真正能夠落實世界和平、社會安定、人民幸福。

這次我回到圖文巴，看看這邊整修的工程，我們預想在今年下半年我要常住在這個地方。最近我想了很多問題，真正覺察到來日不多。我自己今年七十五歲了，我們對於佛教的工作，在新加坡的教學，這個三年已經奠定基礎，可以放下了。講經，現在同學們出去講都講得不錯，很受聽眾的歡迎，可以代替我了。所以，我從講經、教學退下來，退下來在圖文巴做你們的護法，從弘法退下來，我來做護法，希望你們年輕人走向弘法的道路。我在八十歲之前，五年的時間，我一定要把《華嚴經》講圓滿。

《華嚴經》要多少時間能講完？在三十年前，民國六十年，我在台北第一次開講《華嚴》，預算這部經講圓滿需要三千個小時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們一年講三百天，一天講四個小時，每年一千兩百個小時，三年三千六百個小時，這一部《華嚴》可以完成，《八十華嚴》可以講完。後面還有《四十華嚴》，我還希望能把《楞嚴經》講一遍，《法華經》講一遍，然後把「淨土五經」重新再講一遍，五經一論，希望我這個工作能夠在八十歲之前做圓滿。所以

，我必須辭掉一切工作，摒棄一切應酬，我在這個山上隱居。

我們做個小的攝影棚，想想攝影棚不能不做，南昆大校長雖然很好，我非常感激他。因為我要的時間太多，我一年要一千兩百個小時，恐怕他學校沒有法子供應我。因為他學校老師多、課程多，他沒有辦法把錄影室專門讓給我做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我們不得已還是要搞一個小型的錄影室，因為我們不是表演，只是教學。而實際上來講，真正講到教學、修道，文殊菩薩在楞嚴會上說得好，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，所以錄音比錄相好。看電視他會分心，聽錄音專心，所以實在講，錄相不如錄音。但是現在一般大眾喜歡錄相，那就恆順眾生！所以我們的工作，我們錄相，還要錄音，我們以錄音為主，錄相作附帶的。真正學東西，聽錄音，閉著眼睛仔細聽，能開悟！心是定的，總得懂得這道理。

大家曉得我往後這幾年我做些什麼事情，多元文化的工作要做，非常重要。新加坡李木源居士已經做得很不錯，我們希望以新加坡這個模式，逐漸向國外、向世界來推展，我可以在旁邊提供一點意見，我不參與。這邊的道場，現在我們正式的名稱政府已經批給我們，這兩天我們在銀行用「淨宗學院」的名義開了戶頭。這個道場我們要让它名實相符，純粹是佛教教育機構，我們跟山下淨宗學會連成一體。原本就想到，最完整的道場就是有淨宗學院，有淨宗學會，這是我們多少年來嚮往的，沒有想到能夠在澳洲落實，非常非常難得。山下弘法利生，山上專門培訓人才，山上跟山下是一體的，務必我們要做到互助合作。山上培訓，我們到山下去練習講經，希望布里斯本淨宗學會講經不中斷，我們同學輪流下去講；香港道場講經不中斷，也是我們同學輪流去講。一個去講，回來之後，下頭一個接著去，兩個道場就夠了，再多了我們人手不夠。新加坡沒有問題，新加坡那邊培訓班的學生，能夠維持一年三百六十天講

經不中斷，念佛不中斷，希望我們念佛堂都是二十四小時開放。

我們在這邊現在是三個堂口，新的教堂做講堂，這個地方整修好之後做圖書館，隔壁舊教堂我們做念佛堂。念佛堂的台不要拆，台上是供養佛，下面繞佛，台上面拜佛，拜佛、止靜。因為我們人都不多，這個地方佛教只有我們一家，沒有佛教徒，人家要到這裡來參加共修，開車往返要花四、五小時，那是很誠心了，不是很誠心的人他不會來。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利用布里斯本的淨宗學會，在那邊共修，我們這邊沒有法會，沒有任何佛事。生活怎麼辦？我們在國外，將來也在澳洲各個地區，會有些熱心護持我們的人，我們希望他能夠隨喜功德，寄點錢到學會的戶頭，我們的日常生活足夠了，所以我們也不化緣。

悟忍法師上次在香港遇到一位同修，是我們台灣同修，到香港來看我。她也把我們這邊狀況告訴他，然後說：你要發心！你每個月給我們寄點錢。我當時就教訓她一頓，我說你犯了很大的過失。佛菩薩慈悲在哪裡？決定不能叫信眾有一絲毫的壓力。訊息可以告訴他，不告訴他對不起他；至於發心，完全是他自動的，不可以有一點點意思暗示他。我們有暗示他這個念頭，這個心就是盜心，這就是壓迫人、強迫人，這個事情不可以做。我們求什麼人？過去我學佛，章嘉大師教我，我們求佛菩薩，我們真正心在道上，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擁護！真正在辦道，如果你凍死、餓死了，這是幾十年前我講經的時候就說過，我們佛門裡總護法是韋馱菩薩，我們有一個餓死、凍死，韋馱菩薩要撤職查辦。我說的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
我講這個話，是在基隆大覺寺韋馱殿的後面，我背後就是韋馱菩薩。靈源老和尚請我上山講《楞嚴經》，那年我四十五歲，說是命該絕的那一年。我在山上，《楞嚴經》講到第三卷，生病了，我

就曉得壽命到了。我也不看醫生，也不吃藥，為什麼？醫生能醫病，不能醫命。所以，我每天念阿彌陀佛求往生，念了一個月病好了。那年我們三個同修，我們三個人同年，命都一樣，都過不了四十五歲。頭一個法融，大概是二、三月之間走了；第二個是明演，五、六月之間走了；我得病是七、八月的時候，很準！我沒有走，大概是佛菩薩交給我這些使命，活在這個世間有工作給我做。

新加坡這三年，我們的成績是培訓班，是多元文化的推動，序幕拉開了，後頭已經接著有人做。我今天必需要在這五年當中，把這些大經大論完成，這五年我在山上必須過隱居的生活。所以，這個道場建立，我們這裡選了兩位副院長，院長我暫時擔任這個位置。院長不幹事、不問事的，副院長管事，我們的副院長，男眾是悟通，女眾是悟琳，他們兩位擔任副院長，負實際的責任。你們在這邊不但修學，而且心裡頭要做準備，將來辦學校，我們將來要辦個淨宗學院，對全世界招生。

建校的事情我幫助你們，你們不要操心，你們現在就是規劃將來這個學院裡面一些課程，這個要多想，這個學院的組織、結構，這些你們要去想；建學院的費用不要你們操心，我幫助你們籌劃。希望在三年之後，為什麼三年之後？你們努力三年，有能力教學了。要不然學院一開，學生招來了，沒有老師，那不就笑話，你們要有能力做老師。所以，住在這個地方同修，我前天跟大家講了，一個是自己覺得自己有能力講經、教學，你就走這個路子，專心學習，將來講經、教學；如果覺得這個能力比較差一點的，你就發心做護法，做行政工作。一個學校一定是有教員、有職員，我們不能做教員的，做職員，職員是護法。我在這個學院裡頭我也做職員，我做護法。所以，必須你們同學將來去教，我不會去教學生，我這幾部經完成之後，八十歲了，八十歲不給學生上課了。

世間法，從前白聖法師常講，世間不管搞哪個行業，老了就不值錢，沒人要了，但是和尚這個行業愈老愈值錢；它跟別的行業不一樣，愈老愈值錢。所以替你們籌足財源，這個事情我可以辦，我可以護持你們。你們要認真努力，不辜負出家這一場，不辜負諸佛菩薩、祖師大德的囑託，他們的囑咐、他們的委託。一定要認真、一定要努力，把自己所學的必須落實在工作上，落實在生活上，我所學到的我統統都要做到。

最根本的，三皈、五戒，我們雖然都受了三皈、五戒，受了具足戒，那是有名無實。我不要求多，只要求落實三皈五戒，你就是真正的佛弟子，你是真正世間的善人，你只要念佛求願往生，肯定得生。一定要做到四好，常常要念著「存好心、說好話、行好事、做好人」，常常要念著。天天要改過自新，所以《了凡四訓》我們選做必修的課程，你們有沒有人發心講《了凡四訓》的？有沒有發心講《感應篇》的？這些課程是必修課程，不但通佛法裡面所有宗派、法門，也通其他一切宗教，沒有一個宗教不是勸人為善的。我們學這個認真努力，將來在學院裡開這門課，這些是學佛的大根大本！

弘揚淨宗，這是五經一論，這是淨宗學院的必修課程。必修之外，如果有能力，我們也可以旁通與淨宗有關係的經論，我們都可以學習，都可以開這個課程。《華嚴》與我們有關係，《普賢行願品》就是節錄《華嚴經》的；《楞嚴》與我們有關係，「觀世音圓通章」、「大勢至圓通章」是《楞嚴經》的精華，其中「清淨明誨章」是佛法裡面共同課目。過去在台灣有一部《淨土叢書》，精裝本這麼厚，二十四冊，我們這邊都有。那裡面東西非常豐富，我們的選修不必到別的地方去選，這套叢書就夠了。我們將來淨宗學院的課程你們去研究、學習、教化眾生，以《淨土叢書》裡面蒐集的

這些資料，不必再加其他的，這部分足夠了。

以後人家問淨宗學院裡面教些什麼東西？《淨土叢書》就是的。在日本有《淨土全書》，我們中國好像是毛凌雲居士編的，他花了不少時間。他編的，我相信是用日本的《淨土全書》作為基本的資料，再蒐集古來祖師大德的東西編成的，比日本這套書內容還要豐富，替我們節省了不少的時間。毛凌雲居士跟我也是老朋友，他學佛比我早，我剛剛學佛就跟他認識，他也教了我不少東西。晚年好像是住在道安法師的道場，松山寺，他這套書是在松山寺編完成的。這套書留意一下，看看台灣還能不能買得到？能買得到，我們儘量蒐集。我們是淨宗學院，這是淨宗學院裡面主要的課程，全部課程都在這裡面，我們應當多蒐集。我們自己應用的時候，如果有單行本，很好；沒有單行本，我們需要的分量不多，我們可以拆開一套影印，我們有十個人研究，我們就影印十份。用一套把它拆掉，因為那個厚的本子印起來很不方便，拆掉就很好，而且還可以把它放大，文字就更清楚、更清晰了。

我們這邊，道場一切公開，完全透明化，這個地方行政、教學、財務都是你們同學自己去管。十方的贊助，錢都歸學會銀行戶口，不要經過我。所以我叫你們給我印個卡片，有人樂意贊助，我就把這個卡片給他，這個戶頭給他。我們守住一個原則，不勸別人贊助，不可以勸，不可以暗示他，「你要贊助我們」，不可以。完全出於自動的，這叫淨施，我們這個經上有，今天晚上就講到「淨施所安」，他心安！絲毫勉強，他雖然是布施，他心裡不安，帶了點勉強，不好。所以，千萬在外頭不要勸人布施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不給人有絲毫壓力。學佛離苦得樂，他學了天天快樂，這就對了；天天愁眉不展，那他就錯了。有很多一些道場，對於信徒的限制就像要納稅一樣的，一個月固定要繳多少錢，這個道場我不敢去，

這個壓力太大！我們知道這個實際狀況，我們就不可以這樣做法，要把這些弊病統統革除。

我們的生活節儉，所以這次整修，整修與我不相干，我不住在這裡，是你們自己的事情，一定要多留意，一定將它做好。我們不求美觀，我們講求實用，講求堅固，這個樣子一勞永逸，可以節省很多的開銷。一次把它做好，多花一點錢沒有關係，如果說是年年都要翻修，那個費用就高了。所以用的材料可以用最好的，一次多花點錢沒有關係，一勞永逸。

不僅僅我們淨宗同學要和睦，要和睦相處，對待澳洲各個地區的佛教界的法師們、信徒們，在我們心目當中是一體的。不僅如此，澳洲所有這些宗教，我們心目當中還是一體的。要有這種胸襟、要有這樣的度量，佛常講的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，我們要學習。我們一定要把佛的教誨充分的落實，盡量都把它做到，這樣就沒有遺憾。做不到，那是我們的煩惱習氣太深，我們要懂得天天改過，天天自新。

我在錄影室講這些大經，將來可以做成C D、做成V C D流通，這樣就很好，我們就會做得很圓滿。如果有可能的話，這個恐怕我們出家人沒有法子，在家居士們真正要是發心，我們在圖文巴這裡設立一個小型的C D、V C D的工廠，我們可以生產，像新加坡淨宗學會就有這個設備。新加坡淨宗學會這套機器，每個小時可以生產一千兩百片，每個小時可以做一千兩百片，一天十個小時就是一萬兩千片。這套機器並不貴，好像整個設備（新加坡的錢大概跟此地差不多）兩百萬。我們有這麼個小型工廠，我們生產的東西統統都是結緣，決定不是賣錢的，我們普遍供應全世界各個道場。個人問我們要，我們也可以斟酌情形來贈送給他們，他確實有這個必要的話，我們都願意提供。我覺得慢慢的發展，這個事情我們可以

做，然後我們錄音室錄的東西，立刻成品就可以出來，非常方便。我們專做這樁事情，其他的都可以不做。

你們同學在此地研究，翻譯很重要，中文翻譯成英文，英文的翻譯成中文，這個地方畢竟還是英語的環境，所以英語要特別加強。我們住在這個國家，對這個國家的弘法一定要列入第一優先。我們也鼓勵澳洲各個城市，有學佛的同修，都能有淨宗學會。淨宗學會各個都是獨立的，沒有統轄的組織，沒有，每個會都是獨立的，但是一定是互助合作。喜歡研究經教的，我們都歡迎到這邊來一起共修，我們全心全力幫助他。希望將來在這個世界上，講經的法師、大德愈多愈好，不論男女老少，只要發心來學習，我們都會全心全力協助。

我想差不多了！我們就簡單跟同修們報告到此地。好，謝謝大家！大家還有沒有問題？

問：有些同修們聽師父說在這邊設立一個培訓班，想來這邊參學、培訓，是不是可以請師父在這個因緣之下，錄下來之後，流通出去，跟大家說清楚？

答：培訓必須你們有能力教學才行，所以現在就等著你們，你們是很努力，如果一年就有能力教學，那我們一年就開班；你們兩年才能完成，那就兩年之後再開班，完全看你們自己的努力。你們哪天覺得可以了，我現在可以教了，你來告訴我，我們就準備開班。

問：師父，可不可以暫定三年？

答：暫定三年，行。我也是這樣想法，我的想法也是三年，三年之後幫助你們建學校。這三年當中，你們所選定的課程，譬如說我要教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我這三年當中至少把這部經不止講十遍，一年最少講十遍。三年你能夠講三十遍，你將來教的時候得

心應手，一點困難都沒有。你沒有三十遍的基礎的話，你就不行，十遍是不夠的，講的遍數愈多愈好。到能講的時候，差不多了，我們就開始建學校。

問：師父，秦師姐還有一個問題，她是英文翻譯組的，但是她的中文程度很差，不知道要怎麼辦？

答：你們中文程度好的就教她，她教你們英文，你教他們中文，互相在一起互助合作。

問：不知道要從哪裡學起？

答：中文，所有經典都是中文，所有經典都可以把它當國文來念。背誦，從經典背誦，背誦、講解，然後就一定要做到。到做到了才是真的，真正是你的；你能背、你能講，做不到，不是你的，還是釋迦牟尼佛的。自己做到了就變成自己的。